

远去的小人书

胡 铭

过去的小人书，曾是一代人的记忆，现早已退出人们的视野。

小人书厚薄不一，宽约14cm，高约12cm，以图画为主，下方附以两三行简短文字。图画又分为手绘版和摄影版，前者为画家或美术工作者创作，后者为影片剪辑制作。有了小人书，书摊应运而出，像个书架，对开的可以折合，使用时打开来靠在街边的墙上，旁边再搁上几条长板凳和几把小竹椅。

摊主给每本书都做了个牛皮纸的封套，撕下图书的封面，贴在封套上，然后有序排列，一本本书侧身紧紧依偎着。图书正面朝外，供人挑选，已租借出去的书，只留个书套竖过来摆放，以示区别。

这种书摊只租不卖，且现场阅读，读完归还。当然了，看书是要付费的，薄书一分钱，厚书二分钱。孩子们一旦落座，这里便是一道风景。大伙低着头，弓着腰，像探视一块宝贝似的。主人出摊大多是在上午十一点左右，还要避开雨雪和大风的天气。生意最红火的是下午放学后的那一短暂时光，居然找不到一个空位，有的人来迟了，就索性站着或蹲在那儿看书。

我家附近有两个书摊，路程近一点的摊子是由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经营，不知姓啥，我们每次去时都直呼“奶奶”。老人和蔼，学生们很喜欢她，有时身上没有带钱也无所谓，赊账呗，回头补上。如果连看几本，还可以少给一分钱或二分钱，与现在的讨价还价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稍远一点的摊子更为火爆，摊主是个中年人，腿部残疾，嗓门挺大，很少开笑脸，他家的小人书特别多，架子装不下，就放在老旧的木箱里，时间一长，大家都把箱子翻了个底朝天。过瘾的是，他常常讲故事给大伙儿听，还制作一些弹弓、火药枪、风筝

在那儿兜售，吸引了周边一大帮娃娃和大娃们。

小人书图文并茂，尽管那时烙有较深的时代印记，仍不乏精彩之作，这是孩子通往外面世界的绝佳途径。我曾和其他小孩一样，在这条路上奔跑了很多年。我喜欢小人书是在读小学之前，当时识字不多，只能根据图画揣测书的大概意思。随着时光推进，看小人书也越来越勤。一走近书摊，便有种种莫



荷塘 程曜 摄

名的亢奋，似气流萦绕。就在小小书摊上，我“认识”了小英雄雨来、铁人王进喜等，还知道了半夜鸡叫、第八个是铜像的故事。

阅读小人书一般不图快，短短的文字一滑而过，更多的是把眼睛盯在生动的画面上，仿佛让自己走进，聆听图书里传来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的一种声音。花上几分钱能有如此享受，比吃零食强多了，也比那些少儿游戏更有趣味。

为了省钱，我们摸索出一些招数。两三个人一道前往，各自选好书坐在一起，等看到快结束时，不约而同地朝摊主望望，趁其不注意，迅速将手中的书进行互换。摊主有时也会睁一眼闭一眼，更多的是生气地一把夺走书。还有一招是不用花钱的，那就是赠书看。没带钱的娃儿将身子紧紧挨着同伴，伸着脖子斜着眼，时刻紧跟着别人的节奏。起身时，他照样有种满足感。

记得我自己第一次购买小人书，是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花一角九分钱买了本《万水千山》，这是一本描写红军长征的图书，我一口气连看两遍。我还给小伙伴们轮流欣赏，我站在旁边不发声，静静地等候，自豪极了。

一次有位同学拿一本残缺的小人书给我看，我就在学校里让同学们传阅，课堂上，那本书悄悄地被递来递去，当然是躲开了老师的目光。我将书放进书包，可不知咋地却弄丢了，我和同学的心里都很不爽。我悄悄塞给他五分钱算是赔偿，他犹豫了，在我的坚持下还是接受了这枚硬币。放学时，他撵上我，亲热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“走，我俩看书去！”

小人书在更新，看书的人也在更新。进入初中后，我渐渐疏远了小人书，改看其他书，但是逛书摊的经历却记忆如初。

小人书里也有大世界，真的！

二郎河，家乡的河

吴云涛

小时候没见过世面，目光短浅。那时候我以为，家乡的二郎河，就只是我每天站在河沙坝上，能看得到的那一段河流。

其实看不见的河段很长很长，有上游，也有下游，笼统地都称为二郎河。从龙湖口往北，一直到上游的钓鱼台水库坝脚下，都是二郎河。孩童时我是没有机会到上游或者下游去，对于我，上下游都只是传说。

在上游还没有钓鱼台水库的时候，那里流淌着的河段叫陈汉沟，也算二郎河的范畴。水库的底下原来是一个古老的镇子，镇子也称陈汉沟。陈汉沟人口稠密，镇上的人喜欢听戏，也喜欢唱戏。清朝乾隆时安庆的徽班进京，一两百年过去，到了光绪年间，安庆自己的徽调却极其式微了。除了怀宁的石牌留有“大四喜”等班社，就只剩下陈汉沟了。陈汉沟集镇上居然一下子保留着四个徽调科班。妙音软调如映日轻风，衬出偏居一隅的古镇昔日的繁盛。

没有水库的昔日，陈汉沟是条河流，也是溪水。它正好同我童年的那一段二郎河连接着。上游连接的还有长溪河，清河，都是好听的名字，还有好多的故事。

下游绵亘数十里，穿过古县城，经河西山、石莲洞，流入龙感湖、大官湖、黄湖、泊湖，汇入大雷池，“不敢越雷池一步”的雷池。二郎河是雷池之源，古称雷水。

逝水似流年，没有水哪有岁月之河。看见水知道了河流的存在，经常看水又往往忽略了水的存在。我看见的是可以赤脚奔跑的沙滩，可以恣意攀爬的古柳，是翻飞的燕雀，是西天的云朵。顺水而下，一长溜一长溜的竹排，不知来自哪条山溪，漂向何处湖泊，只留下驾竹排小伙唱的山歌：

郎在河里驾竹排，
姐拎菜蓝下河来。
郎把篙子打姐水，
姐把篙子夺过来。

我家住在河东的二郎河集镇上。街是老街，巷子很深，水井的井圈石上勒了深深的沟痕，穿街而过的河堰上有棉桥，南街的拐角处是天主教堂改造的剧社，还有铁匠铺、榨油坊、屠店、布店，以及数不清的小茶馆……

二郎河西有古色古香的下埠街，有竹峦窠，竹林里是一处三户人家的村落，有红墙黛瓦的二郎庙，二郎庙里祭祀着二郎神。

关于二郎庙里的二郎神，一种传说，二郎是指邻近的黄梅县的两个货郎，因为诚信友善，而得到了禅宗五祖弘忍的点化，继续在二郎河边以神力佑民。另一种传说，二郎是两位古时的战将，是三国时期的周瑜和东晋末年的何无忌。二郎河的下游，龙感湖与长江中间，古有桑落洲，桑落洲上有座二郎庙，周瑜和何无忌在庙里被共同祭祀，周瑜称周郎，何无忌称何郎，桑落洲人称他们为周何郎神，又称雷池君、二郎神。

缘于一场梦，成就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。故事的场景就选择了与二郎河水相连相近的古桑落洲。据传南朝陈国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和王僧辩在此结盟，平定侯景发动的武装叛乱。这天夜里，参加平叛的士兵们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二郎庙里的周何郎神率领百万大军，把侯景的队伍消灭了。这个神话后来也被吴承恩写进了《西游记》，就是二郎神大战孙悟空的故事。

晚唐诗人胡盼写了一首《桑落洲》：“莫问桑田事，但看桑落洲。数家新住处，昔日大江流。古岸崩欲尽，平沙长未休。想应百年后，人世更悠悠。”写的就是长江反复崩岸，桑落洲岌岌可危的往事。桑落洲上的二郎庙也因此被迫迁址，迁到了现在的二郎河西。家乡的这条河因庙而得名二郎河，河边的集镇因此而得名二郎镇。

梦与神话云蒸霞蔚般的美，给二郎河披上了瑰丽的轻纱。二郎河处在皖鄂两省交界，北高南低，水流四季。河两岸是富庶的丘陵和畈区，禅院林立。这里也曾经是古驿道、古战场，依然有烟墩岭、烽火寨、红旗营、白旗营等诸多遗迹，它们仍在叙述着红巾军、太平天国等历史烟云。

家乡的二郎河，宛如历史的长藤，长藤上结满了瓜果，剖开瓜果，全是鲜活诱人的民歌、小戏、传说、掌故。黄梅采茶调源于河边，黄梅小戏《过界岭》《打猪草》已成经典，红遍大江南北。二郎河滋养着两岸一代又一代子民，形成了独特的乡风文脉。

